

传的是历史 拓的是情怀

# 株洲“福亭晏传拓”的百年传承

周嵩



一张生宣，几经浸染；一抹淡色，数度拍打。这看似简单的技艺，却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记忆——传拓艺术。

传拓又称扑拓、推拓、捶拓、拓印，是以纸和墨为材料，把刻、铸在金石器物上的文字、图案、纹饰等拓印在纸上的一种古老的传统技艺，但凡历史、地理、民族、民俗、建筑等，都可以从传拓技艺中找到有益的灵感。

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前人的基础上，白石港首富沈古老自创了独特的拓印技术，1941年，沈家后人沈传明捐资，在白石港街背后的福亭晏山坡上，盖了一所福亭晏小学，学生们除了习文练武，还在此一起学习传拓技艺，“福亭晏传拓”因之得以弘扬。

如今，福亭晏小学已成历史名词，但“福亭晏传拓”技艺，仍在沈家一代代传承人手上绵延不绝。

## 传承

传拓，是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创造出来的物件复制技术，也是中国古代复制和保存文献资料的一种重要方式。

一幅好的传拓作品，需要达到图文清晰、墨色均匀、墨不透纸、拓片完整、气的生动等要求。在继承先人的基础上，沈家在拓印上有自己的绝活。

传统拓法中，“扑拓”和“擦拓”是运用最多的拓法，沈家将其合二为一，使得拓片纹理清晰、墨色均匀。“蝉翼拓”也是沈家善用的技法，用淡墨轻拓，使拓片墨色轻如薄翼。对浮雕、造像的传拓，沈家用墨轻重有别，较好地复制了原石的风格，具有平面上的立体之感。

生在传拓世家，“福亭晏传拓”传承人沈勇引以自豪。他的父亲沈建勋从小就在福亭晏小学读书并学习拓印技艺，父亲在

爷爷和太爷爷的影响下，又将拓印技艺传于沈勇，让拓印在家族得以延续。

拓印没有系统的学习方法，都是经过每一代传承人的口传身教，一招一式地练习，靠自身的悟性和学习中得来，自记事时起，沈勇就看着父亲和爷爷在屋里拓印，桌子上满是各式各样的刷子、拓包，见年幼的沈勇来了，父亲经常会招呼一声，“来，拓一张看看”。

一块碑刻，拓几遍十几遍才算入门，在练习的过程中，有很多碑刻会反复拓印50遍以上，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。在父亲的熏陶下，年少的沈勇逐渐领会到了“福亭晏传拓技艺”的精髓。

“桀骜不驯”是沈勇留给人的第一印象，他是湖南省“哈雷摩托车”授权经销商，好动，爱刺激，曾驾车横穿“死亡之海”

罗布泊，参加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越野比赛，到世界各地挑战极限速度。但无论走到哪里，他心中始终不曾放下拓片。

不管在外面玩得多疯，只要一坐在拓印桌前，心就静了下来。沈勇介绍说，传拓是个细致活，一张拓片有时候需要伏案敲打几百上千次，而且力度要非常均匀。拓墨的力量也要精确掌握，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，而为了使拓片层次分明，传拓时，通常还需要上三到四遍墨。一遍打底、两遍优化，第三遍查漏补缺、突出重点，如果不满意再上第四遍，第五遍……依次渐进，层层加深，直到拓纸呈现出黑白分明、乌黑发亮，字口清晰的效果。

不只自己拓，他还要求自己的学生专心学习传拓技术，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，体会沈家修身齐家报国的家风。

## 抢救

“千百年前的古物，特别是石刻类文物，在经历了日晒雨淋后，刻石上的文字图形早已遭到外界的侵蚀，更有甚者遭兵燹焚毁而致完全湮灭。”在他眼中，拓片就是“会说话的文物”，千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珍贵遗迹的风貌，全靠流传下来的拓本。

作为株洲市（拓印技艺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沈勇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石碑遗迹。

2021年初，他得知曹植所书“景山避逸洛神处”石碑出现在洛水境内，便连夜驱车十多个小时抵达此地，得见真迹，激动不已。他也在益阳白鹿寺待上一周时

间，将300多块石碑一一拓印，每张拓片都需要近千次的敲击。

贺兰山东麓的古代岩画记录了远古人类在3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生活场景，分布在绵延600多米的山崖石壁上，为此，沈勇只得架着高梯，嘴里叼着刷子，两只手不停按压宣纸边角，使其紧紧附在凹凸不平的石壁上。但偶有大风一吹，纸张被吹开，前面的工作就又白费了。如此往复多次，最终才能成就一张张纹理清晰的作品。

拓片也讲究“名碑名拓”，但如果操作不当，拓印时可能会对文物造成损伤。他在上纸过程中，坚持不使用白芨水、浆糊水，而是直接用清水，并采取“扫纸入凹”

的上纸方法，尽量不给石碑造成伤害。

沈勇还收藏有一张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的清代拓片，这是从家中箱子里找到的，由于年代久远，纸张已经受潮风化，残破不堪。他将托专门从事古旧字画修复三十多年的肖文中老师装裱。肖文中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才恢复其原貌。

祖辈传承加上几十年的传拓收藏，如今，沈勇收藏着全国各地三千多张拓片，其中石碑拓为多，大部分都是当地名碑，每一篇碑文都是一篇优美的文章。其个人拓印也达到每年200多张，一篇篇碑文的现世，为抢救、挖掘、传承和弘扬我国古老的碑拓技艺，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。

## 创新

在株洲，乃至湖南省，拓片技艺传承人以及拓片爱好者不是很多。

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拓印技艺，走近“福亭晏传拓”，今年上半年，沈勇在石峰区文化馆二楼的陈列室中，展出了他十几幅“得意之作”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拓印工具和天然矿石颜料等。

“传的是历史，拓的是情怀。”沈勇说，传拓是一门让传统文化与文物“活”起来的技艺，是集金石学、考古学、美学三位一体的独特艺术形式，以前，很多小学生连

拓片是什么都不知道，通过展出，更多人认识并了解了这门古老的艺术。此外，他还经常受邀到学校开展讲座，为传拓艺术走进校园不断努力着。同时，他也在琢磨如何将“福亭晏传拓”技艺传播到世界各地，让各国人们能学习到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了解中国历史。

在先辈的基础上，他刻苦钻研“彩拓”技艺，将用于唐卡画上的天然矿石颜料用于平时的拓印上——我们一直以来接触的拓片，大多是墨拓，成品为黑白——使

作品颜色更为鲜明，保存时间更加久远。

在拓片的内容上，他也大胆尝试，适应现代人的需求。他曾尝试将传统的婚书与拓片相结合，让更多年轻人认可、接受并爱上拓片技艺，一经推出即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。

沈勇还计划在株洲开办一家拓印研究院，面向年轻一代，同样起名为“福亭晏”，作为太爷爷沈传民开办福亭晏小学的一种延续。“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更要研究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。”对于这份非遗传拓文化的振兴，他雄心勃勃。

## 重修灵龟峰记碑 见证200年前的攸县名士善举

郭亮

“灵龟峰，峰上生枫，风吹枫动峰不动；白茅洲，洲畔泛舟，州催舟行洲未行。”

对于攸县老城区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来说，这副据传出自清初县内名士陈之驱之手的对联可谓耳熟能详。此联所述，乃是攸县老城区左近最有名的两处风物景观。白茅洲，洙水南岸河一泥沙堆积而成的沙洲名，水草丰美，田土肥沃，稻菽千重，屋舍俨然，自古便为县域富庶之地；白茅洲对河相望为灵龟峰。灵龟峰乃一林木茂密的山峰，一峰独秀，如龟出穴，踞水上游。

灵龟峰顶上有寺，名灵龟寺，据闻始建于唐，历代文士，代有吟咏。尤为难得的是，灵龟寺山门内壁嵌有一块立于清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的石碑，石碑所记，乃200余年前攸县邑人的一桩善举，时至今日，仍有一定的教育警示意义。

### 源远流长

《攸县志》记载，灵龟峰者，林木茂密，独立于洙水河畔，形如逆水浮游之巨龟，向为邑内名胜，有“梅城第一峰”之美誉。

重修灵龟峰记碑文中亦有“攸邑亘古之胜迹也”的说法，且极言其风光之盛，“前接江潭，绕围择峻岭罗列”，十分壮美。特别值得说的是，峰顶有伽蓝一所，坊间传始建于唐，然不载诸文字。《攸县志》中记，明嘉靖间，邑绅刘伯相倡建“元帝祠”于龟峰之巅，这是灵龟峰有宗教景观之文字记载之始。明隆庆年间，县衙御史张镛在“元帝祠”出家为僧，改“元帝祠”为“张镛庵”。尔后，攸县教谕杨世桂偕其学训导殷尚质、卡尧封等游灵龟峰，提议改庵为寺获准。

灵龟峰之有灵龟寺，僧侣信士之外，亦多逸客骚人游息咏歌。《攸县志》记载，自明代以来，吟咏灵龟寺者诗文书数篇，既有本邑文士所作，亦不乏远来游客所造。重修灵龟峰记碑文中也对灵龟寺之壮美风光不吝笔墨，“登其楼则青山拥翠，绿水澄鲜；俯视大江之东，则洲平草茂，庐舍参差”，且“四时花木掩映，可供远眺”，故寺内这供游客登高望远之楼也有了“凭虚阁”之名。

清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因见灵龟寺日益颓败，时任攸县令张健募资将寺观内外修缮一新，且于寺之西南向立山门一座，并书“梅城第一峰”于其上。

### 名士重修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眨眼已到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。此时的灵龟寺，“风水失宜，栋梁就圯”，造成的后果是，“僧人弗敢往来，游者亦搔首徒唤奈何耳”。

当时的攸县名士尹高吉，系国子监肄业，不忍见灵龟寺衰败，乃“矢志捐修”，先将山门改向，易西南向为东北向，又于山麓处建路亭一座，以为往来诸客歇脚之用。当年农历十一月初七动工，到十月十六即告竣工，速度不可谓不迅捷。

如此浩大的工程，所费自然不菲。碑文所记，此次修复工程，耗资不下四百两银子，都由尹高吉一人筹措。四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，查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，清道光前，物价基本恒定，雇工长工工资少者为三两/年，多则达二十两，一般年入在十两上下，也即是说，重修灵龟峰所耗之资，略相当于一名普通工薪阶层四十年的净收入。碑文撰写者在碑文中不无感慨，“夫修不愈四百金，而独修为难，独修不难，而于尹士（指尹高吉，编者注）则有难”，因为尹高吉“家非饶裕，而慨然义举”，着实值得后人钦佩。

更难得的是，自尹高吉筹资重修之后，此前灵龟寺“诸佛安处，僧无宁居，士女瞻拜踟蹰未敢前”的窘境大为改观，碑文撰写者不禁感叹，“每见席丰之家，贯朽粟陈，缙钱斗米之施，向有吝色”，两相对比，更显尹高吉筹资修庙的善举是多么的可贵。

### 谭震林在此地避难

自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尹高吉筹资重修之后，灵龟寺代有修葺，钟鼓常鸣，香火不绝。留下的故事也特别多，传播最广者为大革命时期谭震林成功在此地避难的故事。

据《回忆谭震林》一书和《攸县文化志》记载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谭震林任攸县总工会干事，工人纠察队队长，大革命失败后，谭震林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追捕对象。有一天傍晚，天正下着大雨，他在接官亭一农家躲避，突然听到有人声喧阗，白匪正在“震阳楼”抓捕进步师生，谭震林急中生智，迅速从后门溜出，向灵龟寺方向逃奔。进入寺门后，立即向时任灵龟寺住持慧明师父求助。慧明师父见来者人品端庄，并非歹劣之輩，心想佛家以慈悲为善，何不救人一命？于是，速将来者引入厨房，隐藏在柴草丛中。不一会，果然两名杀气腾腾的枪兵闯入寺内，叫嚣要搜捕“共匪”。慧明师父手持佛珠，一脸慈祥和蔼地向兵丁说：“阿弥陀佛！此地乃佛门静地，从未见有兵戎或歹徒进入。寺内为尼姑出家之所，佛门寺规不可逾越，从不敢留寺门之外者在此驻足。佛堂神明可鉴，老衲绝无戏言，你们若不相信，请随便搜查。”敌兵见慧明师父言之有理，担心得罪神灵遭到报应，不敢轻举妄动，才使谭震林免遭一劫。谭趁黑夜抄小路到达茶陵县城，在徐文元书纸店隐蔽下来，后来上了井冈山，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谭震林回乡省亲时，总是念念不忘慧明师父和徐文元的救命之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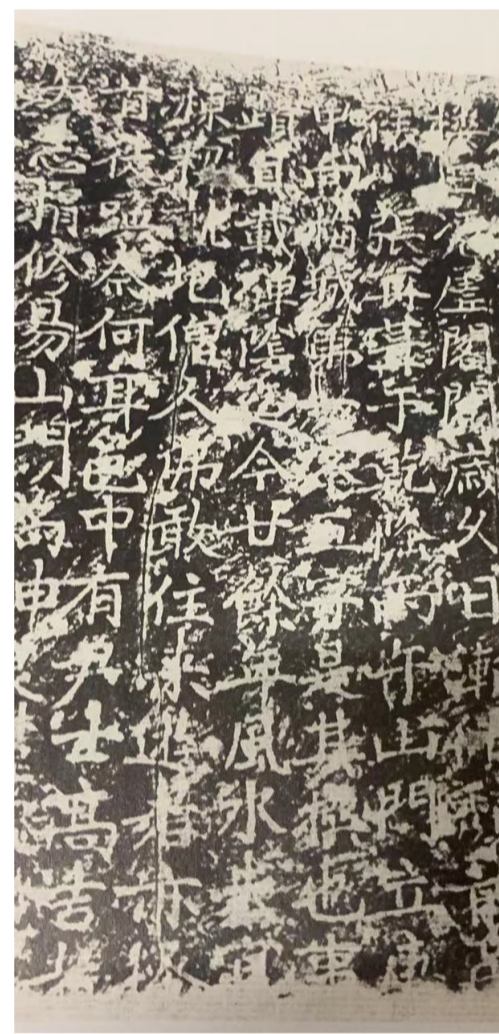
新世纪以来，攸县人民政府将灵龟寺扩建为灵龟峰公园，在保留灵龟寺主体建筑古色古香旧貌的基础上，融入了不少现代气息，茶吧、画廊、林荫道、荷花塘、放生池、石拱桥，还有仿生音箱等配套设施点缀其间，风景名胜之外，亦添市民休闲之功用，造福一方，莫此为甚。

# 神农城迹

SHENNONG CHENGJI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：  
yzhy83@163.com



重修灵龟峰记碑文拓印(部分)

碑名：重修灵龟峰记碑  
材质：青石  
规格：高50厘米、宽138厘米、厚10厘米  
年代：清  
现状：嵌灵龟寺山门内壁